

何山名



第六卷·报告文学 散文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I217.02
K455

柯岩文集

KEYANWENJI

第六卷 报告文学 散文

I217.02
K455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柯岩文集

◎第六卷

K E Y A N W E N J I D I L I U J U A 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柯岩文集. 第6卷·报告文学 散文/柯岩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11-2856-1

I. 柯… II. 柯…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00490号

KeYan WenJi

柯岩文集

第六卷·报告文学 散文

出品人 黄立新
策划组稿 李亚南
责任编辑 何 炜 (工作邮箱: guxiexiaohe@sina.com)
整体设计 邹小工
责任校对 汪 平等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720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856-1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作者简介

ZUOZHEJIANJIE

柯岩，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9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著作50余部。主要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红蜻蜓》等。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既豪放壮阔，又清新明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等文字。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曾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妇女先进工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报告文学

奇异的书简	001
追赶太阳的人	014
天涯何处无芳草	026
船长	033
东方的明珠	052
她爱——祖国的明天	063
美的追求者	073
希望在哪里？	097
癌症≠死亡	110
葡萄承认	141
女人的魅力	158
国画大师李可染	180
名字，并不重要	209
我的朋友马明文	217
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	227

目录

Contents

散文

蓝色的思念	345
岚山情思	348
在澄蓝碧绿之间	352
墨西哥的疑惑	355
大桥·小桥	366
旅美三题	372
中国 ↔ 美国	
地球真小	
New Orleans的鲑鱼们	
江山好改，禀性难移	386
不能忘记	391
“女朋友”	396
儿子的鲜花	401
“我们为什么老上当？”	405
也谈“代沟”	408
六十年后的作业	410
他永远留在了草地	413
有感于《总司令换房子》	415
死神敲门之际	419

不该走的这个人真走了吗?	422
一场举世无双的演出	426
和“巨人”对话	
孙新致柯岩的信	433
柯岩致孙新的信	435
我为什么要把你们称为“巨人”	436
决不要“讨好”任何人——从小培养自己健全独立的人格	439
写给爱美的孩子	441
天下有不啰唆的妈妈吗?	444
一个自己走出困境的男孩	447
出污泥而不染	451
我错了吗? 又错在哪里呢?	453
是鸟儿不让我学习	455
我的心不在这里	458
“芝麻开门……”	461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464
不参加同学的生日派对就是小气鬼吗?	467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470

奇异的书简

说也奇怪，在我的诸多爱好中，有一个是：读信。

从小，我就听到各种各样有关书信的传说：古人为什么管信叫鱼雁啦；大雁怎样忠实地为古人送信，万里远飞，书到气绝啦；柳毅又是怎样替人往深海里传书，用鲛绡分开碧蓝的海水，娶了美丽的龙女为妻啦。我知道，上世纪，快马怎样带着情报在古驿道上奔驰，踏起滚滚的黄沙；我看见，本世纪，信件又是怎样在天空、陆地和海洋里飞速地运行，搅起周天的风雪……

长大，我又读过多少咏叹书信的诗词啊！“先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使我感到这样的凄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又使我感到那样的悲怆，“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使我穿过了岁月的幔帐，看到了古代的离别和忠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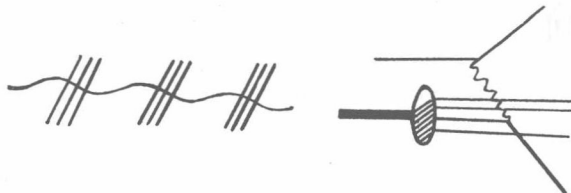
我要大声赞美发明书信的人。

是他，第一个把生命和感情浓缩到小小的素笺上，从此，信和情就永远融化在一起了：有的使人快乐，有的使人悲伤，有的带来诗情画意，有的写下锦绣文章。因此，我也就养成了这种爱好：读信。读自己以及社会允许我读的一切书信。

信，曾像溪水一样在我的生活中流去。有一天，一封这样的信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它，既不能使我快乐，也不能使我悲伤；既没有表达感情的字句，又不能称之为文章。

我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它，难道——这是信吗？

是的，这是信！信封上贴着邮票，字迹密密麻麻地洒满在几张信笺上。我瞠目结舌了。天啊！可该怎么读它？！



$$J \frac{(\zeta)}{\mu} = iQ\psi\gamma_u\psi$$

有

$$\pi(\zeta)(K^2=-4E^2)=\frac{1}{12\pi^2}\sum_{i=1}^sQ^2f_i(E)$$

$$f_i(E)=f(E)|_{\zeta\rightarrow\zeta_i}$$

我睁大迷惑的眼睛，望着给我这封信的同志，他却催促我说：“读吧，快读！要知道，这样的信不是一封、两封，而是两千多封！十年里，他们两人就是这样写了两千多封信，平均一又三分之一天每人就写下这样一封哩！”

他把大叠的信递在我的手里，我按次序把它们排列在我小小的书桌上。哎呀，不行哩！几封信就把我小小的书桌盖满了，活像铺了一条白底蓝花的台布。我想：如果把两千多封都摊开，从天上撒下，将化作漫天飞舞的雪花；若它们能在地上行走，将成为一条潺潺的河流。啊，十年不断的潺潺的河流啊！

只是，它是这样一条奇异的河流呢，唱着这样奇异的歌：

$$\text{LT1005}\cdots\rho_u=\frac{G^2\,v\,\omega_o}{(2\,\pi)^3\,\alpha^2}$$

$$\left\{\frac{4}{3}\,\omega^3\sum_{R=0}^{\infty}(k+1)\,J_2\left(v+k\right)+2\left(z\right)+\cdots\right.$$

$$\text{LF}\quad 1108\quad S=\frac{1}{2}\left\{1+\sqrt{1+4e\left(e+1\right)-8g^4}\right\}$$

$$\text{LT}\quad 1214\quad \Psi_E\left(r\right)=\iint_{\left(\sigma\right)}\Lambda\left(r,s,E\right)f\left(s\right)d\sigma$$

$$\text{LF}\quad 1293\quad L_z=e z_\mu\left(\alpha N\mu+\beta<\mu+vQ_u\right)$$

LT, LF; LF, LT……它们唱的究竟是什么？写它们的又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发愁了。

原来，这是两个人名的英文缩写。LT是陆琰。琰——一个少见的、普通字典上查不出来的字；LF是辽复，辽复姓罗。

陆琰曾是个小小的孩子，大睁着圆圆的双眼，张望着奇异的世界：红的花，绿的草；白天，蓝天白云；黑夜，满天繁星……多么美丽的世界！可是，花为什么红？草为什么绿？白云为什么会行走？星星为什么要眨眼睛？他问妈妈，妈妈不会回答。旧社会的妇女，就是生孩子（她有六个孩子哩）、做饭、受气。是啊！她小的时候，也曾有过儿子这样诗意的遐想。只是，生活的苦难慢慢冲走了它。整天像牛马一样地操劳，眼里看到的就尽是愁苦和汗水了。陆琰去问爸爸，爸爸苦涩地笑笑，顾不上回答。旧社会学校里一个小小的职员，要干的杂务多着呢！一不小心，就会砸了饭碗。好容易发了薪金，得像飞一样跑向粮店，米一天要涨好几回价，哪有时间回答孩子的傻话。

于是，陆琰只好自己跑到旧书摊去，找到什么就读点什么。支离破碎的知识，回答不了好学的孩子的问题，妈妈黯淡的眼睛却越来越不安地张望着孩子的前途：十一岁了，十二岁了，十五岁了……学费的筹措是多么艰难啊！该让他辍学帮助爸爸谋生了吧？

是啊！陆琰自己也越来越羞惭地望着弟弟妹妹索食的嘴巴。那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这些奇异的信呢！

罗辽复也曾是个小小的孩子，同样大睁着双眼张望着世界。他比陆琰幸福：父母只有四个孩子，上边还有哥哥，糊口不像陆家那样艰辛。

有一天，小小的辽复从一本叫做《科学大纲》的书上看到一段这样的记载：光是有一定速度的。

如果一个人用比光还快的速度走路，那他就会看见一种奇怪的现象——时间在倒着走！

时间会倒着走？小辽复奇怪了：那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今天变成了昨天？那么，妈妈吓唬说晚上爸爸下班回来要敲他一顿的事，现在已经躲过去了。而今年就是去年？那就还可以重吃一次去年过年时外婆送来的年糕了？那可太美妙了。但，这是不会有的事呀，不，不可能！小辽复摇头了。虽然，他既希望躲过爸爸的巴掌，又极想吃到外婆的年糕。

但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呢：

如果一个人用比光还快的速度走路，那就会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时间倒着走！

这样，大名鼎鼎的拿破仑就会看到自己的青年时代。

不但如此，还可以看到死去的人，慢慢地从墓中站起来！……

哎呀！小辽复惊叫了一声，多么可怕呀！多么不可思议，但是——又多么有趣！

于是，小辽复抱着这本书不肯撒手了，但他那时也和小陆琰一样，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会写出那样许多奇异的、别人读不懂的、铺在我书桌上好像一条厚厚的白底蓝花的桌布似的信。

是啊！那时，他还不认识陆琰呢。

三

这两个孩子也许终身不会相遇。如果不是这时，恰恰在这时，陆琰十六岁，罗辽复十三岁的这时，在他们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

是的，这就是解放！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江苏，开进了安徽，解放了这两个孩子的家乡。

就像两颗远离的星，由于突变的因素，被纳入了同一轨道一样，两个不同的孩子就有了共同的命运：上学，读书，入团……生活原来这样光明，道路原来这样宽广啊！

只是，这两个孩子现在还不相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角落，张望着各自的世界。

陆琰恢复了他差一点被旧社会夺去的思考，继续他对宇宙的遐想：天上的星星真多啊！从一颗星到另一颗星那样遥远，它们彼此的光传到对方都要几十万光年，那么，从一个银河系到另一个银河系呢？宇宙是多么大，多么大啊，真是无限大！

但构成物质的微粒又是那样小，小到原子、分子、电子、中微子……还能再小吗？老师说：能啊……啊？还能小，还要小！真是小啊，无限小！

啊，世界是多么的神奇，多么的有趣！

但是，我能认识它么？能掌握它么？小陆琰毫不迟疑地做了回答：能！陆琰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嘛！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是新世界的主人！世界上还会有新世界的主人做不到的事吗？不，不会有的！

于是，陆琰开始了他对物理学的顽强进攻！并决心敲开北大这个最高学府物理系的大门。因为，虽然数学、天文，都非常有趣，但解决物质运动的根本规律还是物理！

罗辽复这时却爱上了文学，写文章、编板报，甚至和同学们一起出起刊物来，名叫《小草》。这是偶然的兴趣吗？不，这是因为小辽复在1949年11月就加入了共青团，读了不少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的缘故。哦！请读者们务必记住，小辽复这年刚刚十四岁！而十四岁是一个多么大胆的年龄啊！它无比勇敢，办事毫不踌躇；充满幻想，思想像水银一样活泼。无怪乎辽复决定献身文学，并在作文《长大了做什么？》里写上了他的十四岁的至理名言：“自然科学只不过是火车，社会科学才是司机。”语文老师看到这里会心地笑了，暗暗赞许他说得真好。可是，全面分析了罗辽复的条件，他晚上找小辽复谈话，还是劝他决不要放弃学理科。

辽复当时听了老师的话，因为老师分析得那样透彻，使他心服。后来，当他知道这位老师是地下党员时，他更是感佩。

至此，两个孩子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又各自向对方靠近了一步。于是，到了大学统考的那一天。在杭州，罗辽复兴高采烈地走出了考场。全答上来了！没问题！

在苏州，陆琰也得意扬扬地向家人报告：来事！稳格！

可陆琰万万没想到：当他把发榜的名单上自己要考的十一个学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从尾到头看了一遍时，汗珠从头上悄悄地冒出来了——就是没有陆琰这两个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考题从头理了一遍，不会错的呀！他埋怨起自己的名字来，会不会是这个琰字，字典里不好查，铅字里也不好找呢？他生气地把报纸一甩！……啊！怎么？在报屁股上，最后两行里跳出一个“陆琰”！原来是把他录进了外语专修学校的第二部。

莫名其妙吗？不！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教育事业是党的正确路线指引的呀！因为他成绩优秀，招生委员会直接把他编进了留学生的预备班。

于是，陆琰毫无乡愁地坐上了火车，向着北京起程了。窗外是祖国明丽的山河，心中是滚滚的波涛。车过济南，他才把眼睛从车外收回。回头一看，背靠背地坐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衣着，差不多年纪，差不多神态的青年。青年人是不甘寂寞的。陆琰看了他一眼，他也转回头打量了陆琰一眼。陆琰对他笑了一笑，他也对陆琰笑了一笑。“你上哪去？”“北京，你呢？”“北京！”“上学？”“上学。”“哪个学校？”“外专！”“你呢？”“也是！”

于是，两个人从背对背转成面对面了。

“是第一志愿？”“不是！你呢？”“也不是！”

于是，四只眼睛，上下左右重新打量起对方了。

“你报的几个志愿都是什么？”“北大物理系，北大数学系，南大天文系，你——”“哎呀！怎么这么巧？我也是这三个呀！”

于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又抬起来互相拍对方的肩臂，又笑又跳，简直是嚷嚷起来了。

半天，陆琰才想起来问：“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呀？倒是！”“罗辽复！你呢？”“陆琰！”

罗辽复，陆琰；陆琰啊罗辽复！那时你们光顾说话了，光顾得笑了，你们可曾想到，你们有一天会变成LF542，LT628或是LT1132，LF1360么？

不，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那时只是又笑又跳。青年的充满活力的笑声回荡在整个车厢，整个车厢的人也都看着他们笑了。

四

要不是报告文学，你一定以为我是在瞎编。两个月后，陆琰发现有肺结核，不宜出国，回家休养了。一年后，免考重新录取到了北大物理系。

当他拿着学生简单的行李往宿舍走时，来接他的人竟是罗辽复！他也因为身体不好给转到这儿来了。

从此，四年，他们形影不离。上课，他们并肩而坐；考试，他们共同复习。海淀的深夜，听惯了他们的娓娓长谈；未名湖畔，到处留下他们青春的足迹。

四年啊！这朝气蓬勃充满理想、令人留恋令人赞美的四年啊！他们在知识的大海里畅游，名师和益友时时给他们以教益。他们在祖国的天空翱翔，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温暖着他们的心房。

四年，长长的四年啊！党给了他们一切。他们呢？将会怎样回报祖国和党？！

他们那时也还太年轻，还来不及想这些，他们只是吸收，吸收；梦想，梦想……

“你记得吗？居里夫人说过的一句话？”

“记得，‘我们要把人生变成一个科学的梦，然后再把梦变成现实’……这话说得多么好！”

“真好极了！”

“说得多么美！”

“做得更美啊！”

“你还记得电磁波的预言者麦克斯韦才活了四十多岁吗？”

“怎么不记得！我前天还对你表示过遗憾呢？要是他活着见到自己的预言得到证实多好！”

“见到当然好，可是见不到也可以瞑目了。”

“电磁波是物理学史上一场多么大的革命啊！”

“是啊！衡量一个人生命的长短，应该是以他对社会、对人类、对科学的贡献的积分值做标准的。”

“……”

“……”

数不尽的这类谈话，仅仅是随便的闲聊么？

不！这是在向真理迈进，是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是美学视野的扩大，是立足点的升高……

但是，他们不满足，还不满足！为什么一部长长的科学发展史上尽是外国人，什么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理论，麦克斯韦方程……中国人天生不行么？不！中国古代就有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主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领袖是这样了解和信任自己的人民！那么我们该做什么？该做什么？

有一天，他们偶然听到说：吴有训在康普顿效应上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翻遍了文献去找，终于在一本《量子力学原理》上看到了“康普顿——吴效应”。他们的心猛烈地跳起来了：怦，怦，怦！怦！一下一下地冶炼着稚嫩但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操。

紧接着李政道、杨振宁打破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宇称守恒定律，发表了全新的见解，震动了整个国际物理学界。那时，对我国的大学生就不仅是震动的问题了，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每天抢着报纸不撒手。是啊！多么好！多么好！祖国！多么好，生活！多么好啊——物理！

但是，我们的这两位朋友，却还不满足，还不满足！！这样好的一切，可惜呀可惜！没有他们的劳动。他们还太年轻，太稚嫩了，他们还缺乏有力的翅膀。他们多么盼望展翅冲天的那一天！

他们坚信：那一天会到来的。在北大这个可以得到许多前沿战报的阵地上，他们看到和听到了太多的高峰。高峰是不容易攀登的，但高峰又是可以而且

必须攀登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给中国青年的启示。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会攀登上科学的高峰，让整个世界欢呼：“中国，啊！中国！”

五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从事科研的路会这样奇异。

中国人民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完美健康的肌体上会长出“四人帮”这样一个大毒瘤。

“四人帮”祸国殃民，无恶不作。以极“左”的面貌掩盖极右的实质，以最革命的口号进行最反革命的活动。他们制造内乱，他们践踏人类的尊严；他们破坏国民经济，他们诅咒科学和文化。党的传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科学和文化面临覆灭！……

但是，“要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因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人民，人民心里有党。林彪、“四人帮”妄图瓦解我们党的组织，但却抹不去党在人民心中的光辉。

陆琰和罗辽复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科学工作者，暴风雨检验了他们的翅膀。他们中学时代、大学时代的一切遐想、一切思索、一切理想、一切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得到了锤炼，完成了一次飞跃，变成了坚定的信仰。

他们坚信：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必将给自然科学送来温暖的春风。

于是，小辽复十四岁时的名言变成了他们今天的行动：用社会科学的“司机”把自然科学的火车开动。

他们坚信：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

于是，陆琰变成LTI——1305。

罗辽复变成LFI——1296。

“四人帮”砸烂了陆琰工作的一所军事科学院校，把他复员到南京一家小工厂里。陆琰就做好工厂所需要的一切工作，给工人阶级贡献出党所给他的知识和力量，赢得了工人的信任和尊敬。谁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南京电讯仪器厂墙上刷出“向陆琰同志学习”的大标语，连续评他为先进工作者。

“四人帮”咒骂知识越多越反动，煽动学生打派仗，不让他们上课，封闭了图书馆。在内蒙古，罗辽复就和一些同学组织起来学习，偷偷地给他们上课，讲《量子力学》。

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于是，深夜的灯火闪烁在LT和LF的窗口，就像南京和呼和浩特在遥遥相望。我不知道南京和呼和浩特的灯光往返需要多少时间，但我知道陆琰和罗辽复常常因为来不及收到对方的论点而加倍工作，彻夜不眠。要是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可是怎能申请呢？“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啊！“四人帮”及“帮四人”可以把帮派体系的小兄弟、小兄弟的舅舅的姨姥姥打砸抢的三孙女、哥们儿兄弟表姑夫耍流氓的小舅子……一批一批地从上海调到北京，从辽宁调到上海；而真正老革命领导干部，热爱社会主义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却被打的打，压的压，栽赃诬陷，无所不用其极！哪里还有他们说话的份儿！

但是，时间是不等人的！中国和世界先进科学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了！有志之士，怎能不为了祖国，为了共产主义奋起直追呢？要追，要赶！还要超！！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他们也无须说话，他们只更深地把自己投进物理的世界，在这里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专心致志，刻苦攻关。

.....

南京的夏天是炎热的，蚊子成群结队地向人进攻！

没关系，没关系！陆琰挥汗如雨，奋笔疾书。LT528来信收到。关于北京层子模型的研究，绝对不能搁置，这项工作我国起步较早，决不能让它落后。比如，根据基本粒子由层子构成的概念，可以求得

$$\frac{P-\pi}{K-K} = \frac{\Delta-N}{\Sigma-\Sigma}$$

这就将重子和介子的质量联系起来了。

.....

内蒙古的冬天是寒冷的，暖气不热，屋里也滴水成冰。

没关系，没关系！罗辽复戴着大皮帽子，身上裹上皮衣，搓搓冻僵的双手，呵开墨水冻结的钢笔，又开始向南京呼唤：

LF483来信意见是对的，但愚意以为奇异粒子的非轻子蜕变亦颇值得研究。基于如下这类图的机制：